

LONGMENNU

龙门女



革命故事集

龙门女

LONGMENNÜ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5·合肥

目 录

龙门女	陈德全 刘明龙(1)
新来的“检查员”	叶同春(10)
扎 根	潘翠云(21)
考 核	庄 稼(37)
换牌记	吴 牧(45)
绝育的故事	张爱斌(56)
妙手回春	刘 振(67)
老保管	张爱斌(91)
养猪记	张其树(98)
果林小卫士	焦炳灿(108)
回民水手突击队	望 江(118)
三打刘家寨	王庆丰 石士华(128)

龙 门 女

陈德全 刘明龙

今天，我给大家讲个“龙门女”佩戴大红花的故事。在马路大队只要你一提起“龙门女”三个字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能给你讲出她一串串戴红花的故事。

同志们大概要问：“这‘龙门’、‘龙门女’是地名还是人名？”是人名。不过不是真名实姓，而是个外号。

龙门女的真名字叫苏秀兰，今年二十五岁，共青团员，妇女队长，持枪女民兵。二十多年前，秀兰出生不到几个月，她的生母就去世了，灾难象雾一样，笼罩在这个小小婴儿的身上。幸亏邻居姚素华大娘，不忍心眼看着这小生命和穷人的骨血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践掉，才把秀兰收养下来，抚育成人。因此，人们都说：“这丫头真是鲤鱼跳龙门——九死一生哪！”从那时起，大家都管她叫“龙门女”，这苏秀兰的真名字，反倒没有兴开。现在，书归正题，俺还是先把她第一次戴红花的故事，向大家谈一谈吧。

在一个杏打骨朵柳吐丝的淮北三月的一天早晨，在铺满阳光的往苏西小队的碎石马路上，正走着一位年轻的姑娘。这姑娘啊，黑里透红的脸膛，高高的鼻梁，浓浓的眉毛下，闪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她，就是马路大队赫赫

有名的苏西生产队妇女队长——回乡知识青年苏秀兰。秀兰从大队参加学习班胜利归来，心里象早晨的太阳一样明亮，思想象淮北的平原一样辽阔。她边走边想：大寨人能治山，郭庄人能改碱，我们马路人一定能治水造田……心急脚生风，恨不得一步到家，把学习班的精神告诉队里的姑娘们。可是，一进家门，她看娘正在家杀鸡、烧鱼、炸丸子。就问了一声：“娘，今天咋着啦？”

“哎哟！我的好闺女，可把娘盼坏了！”姚大娘一见闺女回来，高兴得满脸皱纹都乐开了花。接着，老人家又悄悄地补充了一句说：“孩子，广先来了，在隔壁你赵奶奶家呐，快去看看吧！”秀兰一听全明白了。因为，三天前她未婚夫陈广先同志来过一封信，说是参军临行前来看她一次，没料想会这样快。

秀兰并没有马上到赵奶奶家去看陈广先，却一头闯进了小华的住房。可巧啦！屋里的一群姑娘，正在说说笑笑，嘻嘻哈哈地为自己的队长出嫁扎大红花呐！她们一见队长到来，笑声更高了。其中，小平英最活跃，只见她第一个蹦了起来，把一朵还没有扎完工的大红花硬要挂在秀兰胸前。秀兰不慌不忙地夺过红花，高高地举起，严肃而又亲切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姐妹们！这朵红花有那么一天我一定戴给你们看。不过，我们的工作离党的要求，人民的希望还相差很远，正象你们扎的这朵大红花一样，还没有完工呐……”接着，她把学习班的精神、要求、措施，原原本本向姑娘们传达开了。大伙听入了迷，早把原来打算如何闹新房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早饭后，秀兰和广先匆匆地向公社方向走去。这下子村上的人可议论开了。老年人说：“俺‘龙门女’要飞了，咱村又少了一员闯将。”姑娘们说：“不会的！俺们治水造田战斗还没打响，就是赶她也不会走的。”小伙子们说：“咳！上午登记，晚上举行婚礼，定了！”接着，又抬杠，又打赌。秀兰爹妈更是格外忙碌，又买烟又买糖，又接舅舅请姑娘。

哪知道秀兰和广先，她俩根本就没有进公社的大门。而是沿着涡河大坝，直往东走，来个长途拉练加旅行。一路上，观看了涡河两岸的丰收景象，交谈了各自的奋斗目标和努力的方向。临分手时，就听秀兰说：“广先，就看你我今后的决心和行动了！”广先紧紧握着秀兰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我一定向你学习。你的思想境界比我高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秀兰送郎参军的喜讯，象春风一样迅速地传播开了。看热闹的孩子，祝贺的亲友们，送行的干部们，特别是昨天为秀兰扎花的一群姑娘，跳得最高，跑得最快，挤在欢送队伍的最前面，吱吱喳喳。“看，来了，来了，就是她！”“不，还有他！”“你看他多神气啊！”

人们欢笑着，赞叹着，情不自禁地鼓着掌。秀兰和广先被欢送的人群簇拥着。

夕阳西下，彩霞满天，秀兰送走广先，满怀激情回到家里，笑嘻嘻地喊了声：“娘！”大娘没有理。秀兰又走到大娘的对面撒娇地喊了声：“娘！”大娘没吭声。秀兰暗想：娘一定是埋怨我不该把推迟婚姻的事瞒着她，害得她里里外外，走东到西，请朋友，接亲戚，结果落个空欢

喜，她怎能不生我的气呐！俗话说：孩子知道娘脾气。这时只见秀兰眼珠一转，就想出一条心计，她亮开高嗓门，用又尖又高的声调喊了声：“娘！”“哎……”这下子可真灵验。咋回事？因为姚大娘抚养秀兰二十多年，不怕她吃，不怕她穿，就怕秀兰生气。就这样，娘俩的这场气，又烟消云散了。

晚饭后，姑娘们又和往常一样，聚集在秀兰家里，讲学习，论生产，吱吱喳喳，哎呀，甬提有多么热闹了。秀兰坐在一旁手捧书本在思索什么问题，调皮的小平英以为她在想心思，便从桌上拿着她扎的那朵大红花，凑到秀兰跟前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队长，俺这朵大红花，你究竟啥时候戴啊？”小平英的这句话刚刚落音，正在说笑、议论的小姐妹们，都把注意力转向秀兰，凝神注视着她，好象都在等着她说出个确切的日子。可是秀兰呢，依然还象平时那么平静、自信。她抬起头来，迅速地看了姐妹们一眼，便含笑而又自豪地回答说：“有那么一天！”

“是哪一天呀？”

“什么时候俺们马路大队的面貌改变了，对国家有了较大的贡献，那时，俺就把它戴上！”

“好呀，俺欢迎。”

“俺同意！”小屋里欢歌笑语，热闹异常。

夜深了，小姐妹们陆续散去。屋里静悄悄的。秀兰还坐在桌前专心地读着毛主席的书。她看一会，便停下来思索一下。她想：大寨战天斗地的主要矛盾是治山，郭庄的主要矛盾是改碱，我们马路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？想呀想，

想起群众中流传的歌谣：“马路大队七湖乡，旱了地开裂，下雨成汪洋……”水……水……这不全是水的问题吗！

“对，就是水的问题。”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声推门而入，把秀兰吓了个愣怔。

原来书记刚开完支部会，决定明天上工地修建城头电灌站，连夜分头找干部研究组织力量问题。当他来到秀兰窗前，看到灯光，就放慢了脚步，侧耳一听，秀兰正在“水……水……”地咕叨着，书记想：群众也在盼着水啊！有了水，我们马路大队就可以栽种水稻，提高产量，保证丰收；有了水，我们马路大队就可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；有了水，我们马路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，就可以迎头赶上先进的兄弟社队啊！群众和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想到这里，一时激动，就应声走进屋里。

书记说明来意，并鼓励秀兰，要她组织一个铁姑娘队，天明就上工。

第二天，修建电灌站的战斗打响了。淝河里流水滔滔，淝河岸上红旗招展，男男女女，你追我赶，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。秀兰带领一群铁姑娘，和苏照先带领的民兵班，展开了对手赛。秀兰衣服上的汗水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可是她从没有叫过半句苦，经过半个月的战斗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土层工程。

接着，引水工程又开始了。由于水位高，浸水渐多，为了防雨防冻，引水工程必须连续作业。晚饭后，秀兰率领铁姑娘队又来到工地。刚到工地，突然，“哗啦……哗啦”下起瓢泼大雨，工地上没遮没盖，人人都淋个透湿，

怎么办？秀兰一声没吭，拢一拢头发，卷起了裤腿，甩掉鞋子，跳了下去。支部副书记关心地喊了声：“秀兰！”接着又说：“下雨了，天又冷，我们干，女同志全部回去。”平时很听话的秀兰，这时好象没听到的一样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男同志能干的，我们女同志也能干。淋点雨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抢时间，争速度，把引水工程赶快完成，这关系着改变我们马路面貌的大事呀！”

雨越下越大，水越积越多，水多泥稀，条筐不能用，他们就换上麻袋再干，麻袋不行，换布袋，自从换上布袋之后，水多泥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遇到了砂缸层，铁锨不能用，换抓钩，抓钩不行，换铁镐。困难越大，办法越多，克服了困难，增长了智慧。从底到上，十二米的高坡，铁姑娘踏冰冻，冒风雨，上上下下，一气干她个迎鸡叫。秀兰管这叫：“干个迎鸡叫，更上一层楼，革命加拚命，为人民多贡献。”

艰苦的战斗，劳动的汗水，终于换来了电站的建成。这可是秀兰和铁姑娘队以及马路大队广大贫下中农的血汗结晶啊！

在庆功评模大会上，秀兰胸前的大红花，迎着灿烂的朝阳，放射出耀眼的光华。

就在这时，小平英又拿出她亲手扎的那朵大红花，迅速走到秀兰身边，小声地问道：“秀兰姐，俺这朵大红花，你究竟啥时戴呀？”秀兰仍然轻轻地一笑说：“有那么一天。”

究竟是哪天呢？快到了，请同志们往下听。

看吧，今天的马路大队，沟渠纵横，清水奔流，水轮飞滚，机声隆隆；户户电灯亮，村村喇叭响，旱地变水田，七湖稻花香。特别诱人的还是“龙门口”那块水稻丰产田，用贫下中农的话来说：“俺们的稻子长得可真有个气派！”谁见了谁夸。这样喜人的稻子是怎么长的呀？这里面仍然还有一段“龙门女”戴红花的故事呐。

那还是去年春稻播种季节，秀兰和她们铁姑娘队的姐妹们商量，要组织一个水稻丰产试验小组，决心在这块地上夺丰收。秀兰和姐妹们为什么要在这块地上搞试验呢？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，这块地不仅是漏风土，砂缸窝，它还有一段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历史。解放前，这块地叫“长身地”，其实这块地身并不算长，因为，当时财主们为了夸耀自己，所以起了个“长身地”的名字。就在这块“长身地”上，秀兰的祖祖辈辈和苏西队的贫下中农，累弯了腰，榨干了血。解放后，在刘少奇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的妖风中，又在这里盘起黄盆窑，一些人弃农经商，干起了兜售黄盆的买卖。但全村仍是年年缺粮无钞，人们又给这块地起了个“窑门口”的地名。面对着这块土地，秀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“**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**”要是俺们铁姑娘队的姐妹们能把这个碉堡攻下来，它在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方面的作用可大啦！秀兰把自己的想法向姐妹们讲了，小姐妹们都拍手赞成。秀兰又找到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，书记说秀兰有眼光有志气！就这样，她们决定在这“太岁头上”动起手来。

“龙门女”要在“窑门口”、“长身地”栽稻子的消

息一传开，全村人议论纷纷。广大贫下中农说：“俺龙门闺女想得对，干得好！”有保守思想的人却说：“漏风土，砂缸窝，种的没有丢的多。”一小撮阶级敌人暗地里煽起阴风：“这黄毛丫头，从小没娘少管教，死拼硬干能戴大红花，这次砂缸窝种稻子，非叫你带白花！”秀兰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她想：路靠人走，业靠人创，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只有大干才能大变。好吧！骑驴看唱本——咱们走着瞧！

从稻种下田那天起，秀兰带领一群姑娘，日夜守在田头，人熬瘦了，劲更大了。为了防备寒流侵袭幼芽，她们夜里睡觉把头露在茅庵外头；为了防备病虫害，她们头顶露水，脚踏污泥，喷药撒粉；为了促使禾苗茁壮成长，她们不畏烈日当头，锄草施肥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句又一句，迎来黎明，送走了黑夜。秀兰和姑娘们的汗水，洒遍了稻田，滋润着苗长，终于闯出了一条砂缸窝飘出稻花香的新路。第一年亩产八百挂零。

“窑门口”试验田的大丰收，更加提高了秀兰和全体姑娘们的思想境界。广大贫下中农称赞说：“‘龙门女’向龙口夺来丰收粮！”从此，人们便给这块地起了个“龙门口”的地名。

这次，小平英又拿出她亲手扎的那朵大红花，严肃而又认真地对秀兰说：“龙门队长，你的革命行动使我懂得了：我扎的这朵大红花还没有完工的意义了！”秀兰说：“是啊，咱们应当先戴党授给的光荣大红花，祖国奖给的胜利大红花，人民给予的大干快上多贡献的大红花……。”

故事暂时讲到这里。秀兰这种全心全意先创革命大业的革命行动，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。青年同志们，我们应该立下雄心壮志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奋斗！

新来的“检查员”

叶 同 春

故事发生在一个山区木竹检查站。

在皖、浙两省毗连地区，有个新桥公社。公社境内群山起伏，山上松杉挺立，翠竹成片，梯田层层，花果满园，好一派山区风光。虽说这儿是个大山区，交通可很方便，一条宽畅的公路象条彩带似的盘绕在群山之中，西接芜湖，东达上海。这里，每天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大批建设山区的物资和山区贡献给国家的木材都由此运进输出。为了加强山林管理，保护森林资源，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发展林业生产的指示，就在这两省之间的咽喉要道，设了一个林业、森工的前哨阵地——新桥检查站。

检查站最近调来了一位新站长，此人名叫洪青山，年纪虽已五十开外，身板却挺扎实。因为他是土生土长，新桥一带年纪稍大一点的人，都知道他有个外号叫“老林哨”。提起这个外号，还有一段来历呢。一九四四年，日本鬼子杀进新桥，国民党匪军早已闻声逃跑。新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组织起游击队，洪青山担任了班长，经常带领着游击队员们出没在山林之中，坚持抗日。洪青山有一套爬树本领，经常爬到大树上放哨，侦探敌情，开展游

击活动。日本鬼子为了卡住这条交通要道，长期占领这块战略要地，便强迫当地老百姓上山砍树，建造炮楼。有一次，洪青山正爬在一棵大树上，忽然发现日寇开来一辆卡车，向炮楼基地运送木料。他迅即跳下树来，隐蔽在一段坡度较大的公路旁，等汽车爬坡时，他便一个箭步跳到汽车的搭门上，用柴刀砍死了日寇司机，那汽车也“轰隆哗啦”地翻到山沟里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人们便称赞他是一个勇敢的“老林哨”。解放后，“老林哨”调到县里工作去了。他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上山下乡干革命，多次写了申请，这次总算批准了，最近才调到新桥木竹检查站担任站长。可是，刚到不久，就和站里的一个青年检查员小李发生了矛盾。

小李名叫李育林，是黄山林校七二届毕业生。小李到检查站来已两个年头了，两年来他给自己干的这行工作总结了四句话：“人家做好人，我们做恶人，天天得罪人，不是好差事。”他常和站里的同志谈心说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既要有原则性，又要有灵活性。”因为他常将“灵活”二字挂在嘴上，也表现在行动上，所以大家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“小灵活”。时间一长，“小灵活”也就出了名。说他讲灵活，那么他是不是一点也不讲原则性了呢？不！有一次，附近有个富农分子私买了三百根屋椽子，小李给管下来了。那个富农分子买了一条东海香烟，硬塞给小李，小李一看，火冒三丈，把香烟朝富农分子脸上“啪”地一下甩了过去：“谁要你的臭烟，没有证明椽子一根也别想带走！”

那么，这位新站长刚到任不久，“小灵活”为什么就同他闹起了矛盾呢？这事还得从津江电厂采购员的那车杉树说起。

一天，“小灵活”吃过早饭，照常一手拿着那面小红旗，一手拿着那面小绿旗，站在检查站的门口，注视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。这时，公路的东面，满载着一车木器家具的汽车，向检查站疾驰而来，“小灵活”站在公路旁，把那面小红旗上下一挥，汽车停了。“小灵活”忙问道：“同志，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到芜湖去。”“有出口证吗？”

“有呀。”“那好，请让我看一下。”司机从袋内掏出一张证件来，“小灵活”仔细地看过，又爬到车上检查一番，然后跳下车来，把那面小绿旗一挥，笑笑说：“同志，耽误你的时间了，请开车吧。”司机忙回答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这是制度嘛。”这辆汽车刚开过去，忽然，“笛——笛，笛——！”公路的东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，“小灵活”忙转过身来，一看，一辆满载杉树的大卡车迎面开来，车子离检查站还有二、三十米远，就从车门的窗口里探出一个人头来，忙向“小灵活”招手。没等“小灵活”的红旗挥动，那辆卡车就煞住了。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个四十开外的人来，“小灵活”一看，就认识是上次运毛竹的津江电厂的那位采购员。采购员忙递过一支大前门香烟，又用打火机给点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李同志，谢谢侬呀，上次那车毛竹已安全到达了。”“啊，今天又来运杉树了吗？”

“是呀。这次给你们站里买的五百公斤铝线带来了，侬的永久牌自行车也买来了。”说着便爬到车上把货物卸下

来，“还有一箱皮皂，五斤白糖，十斤富强面。”采购员在车上一件一件地搬，“小灵活”在车下一件一件地接，然后又一件一件地搬到站里来。

“小灵活”与采购员搬送货物暂且不提，单说这时检查站附近的田里，有一大班社员正在劳动，“小灵活”与采购员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一个老头发现了。你道这老头是谁？他是新桥大队贫协代表钟山大爷。他见“小灵活”与那采购员打得火热，只字不提出口证，不查树木，心里早已明白了八、九分，他想，“小灵活”可能又在搞灵活性了。钟山大爷放下锄头，径直朝检查站走来。走到汽车旁，一看车上树木，都是一等材，上面还号了字，他便开门见山地问“小灵活”：“小李呀，这车木材你检查过了吗？”

“检查过了，钟山大爷。”“有出口证吗？”“小灵活”支吾地说：“出——出口证，没有哇。”“没有出口证可不能让他运走啊。”“他已同公社、大队和我们站里联系过了，这事就请你不要管了吧，人家今天还要赶回厂里呢。”

“不行，这是我们公社的战备材，我们是应该管的，没有合法手续，不能让运走。”“小灵活”见再纠缠下去没有好处，便把那面小绿旗一挥：“采购员同志你们开车吧！”采购员一听，忙与司机走进驾驶室，“哐”的一下关上门，发动机“轰隆隆”地响了起来，车轮开始慢慢滚动了。钟山大爷连忙高声喊道：“不能开车！”正在田里劳动的社员们见此情景，连忙赶来，边跑边喊：“不准开车！”“私买杉树要管下来！”“老林哨”这时正在房间里给他的老伴做思想工作要推迟儿子的婚期，不要女方陪嫁妆。忽然听

到外面叫不能开车，知道一定有什么事，便立即走出门来。钟山大爷一见“老林哨”出来了，有点气愤地说：“‘老林哨’同志，小李不按原则办事，这车杉树没有出口证，是与私人挂钩的，他给放走了。”“老林哨”一听没有出口证，便飞奔赶上汽车，一个箭步跳到汽车的搭门上：

“同志，请你停一下车。”汽车“嗤”地煞住了。采购员忙问：“同志，侬干啥事体？”“我是检查员。”“检查员？怎么没有见过面呀？”“我是新来的检查员。”“啊，新来的检查员。”“哎，同志，你们有出口证吗？”“出口证本来是有的，我们没有办啦。”“没有出口证不行啦，木材是不能私买私卖的呀。”“我已经同小李同志联系过了，他同意我们走的。”“那么请你等一会，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好吧。”这时“小灵活”已经赶来，忙说：“采购员同志，他是我们站里才到任的站长，情况不了解呀。”采购员一听是站长，忙掏出大前门香烟：“啊，站长同志，对不起，不认识，来来来，抽支烟！”打火机“咔”的一下打着了。“老林哨”摇摇头：“我不会抽烟。”“小灵活”接着解释道：“洪站长，人家津江电厂对我们支援可不小哇，他们给新桥公社发电站提供了不少设备，这次又给我们站里买来了五百公斤铝线，这下电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”“老林哨”说：“小李呀，你在检查站工作的时间比我长，木材管理制度比我懂得多，你说这种以木易物的做法是允许的吗？”“哎呀，允许当然是不允许的，我的站长同志，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吗，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有点灵活性啊。”“私自动用战备材是不允许的，这是原